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洋仁 版式设计:边强

六月的诗意

水中荷
短暂亦是永恒
有机会让生命出彩
餐风露宿,也很休闲
惜风沐雨,也是浪漫
完成质的蜕变
爬上最近的高枝
热浪还在远处搁浅
趁着酷暑还未到来
极具诱惑力的期盼
阳光下的浪漫
总是漆黑一团
地下的寂寞

蝉之禅
何必再分孰重孰轻
你我也只是只萤火虫
清醒着的梦
飞舞着的情
就是无悔的生命
能够游戏人间
辉煌不会永恒
灿烂不存在长短

萤火虫
哪一个更懂
水中月上星星
一次次游园惊梦
小巧的萤火虫

诗苑

◎ 邓荣河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唐卡艺术

风格探微

◎ 刘忠俊

多变的构图

对称式构图。对称式构图具有平和、稳定、庄重的特征。郎卡杰在运用对称式构图的时候,严格按照主尊在正中,左右侍从、菩萨、高僧等在位置、大小、色彩上严格对称,然后,运用背景中的山石、树木、河流的不规则、不对称来增加画面的灵动。比如他的代表作《七佛》组画。

非对称式构图。非对称式构图是根据画面需要,灵活安排山川、河流、建筑、人物等。画面生动自然、疏密有致。使用非对称式构图时,郎卡杰还会在同一画面中分隔不同的场景,让观众面对画面时,感觉画面的丰富和空间的博大。在《如意宝藤》中可以看出非对称式构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用色相有别、深浅不同的石绿、土黄等颜色来区别出陆地的远近高低;用明度不同的石青色区别出江河湖海;这种多底色杂糅、色块并置的手法,和单一底色的唐卡拉开了距离。各场景之间用连绵不断、大小不同的云朵或者山川河流来分隔,具有很强的绘画性,画面生动。天空画法。郎卡杰把颜料分成四种深浅变化,加上画布留白一共有五种颜色来表现天空,画面统一又有变化,过渡均匀细腻,这是“郎卡杰”美誉的由来!

空间与透视

郎卡杰在绘制唐卡的背景空间时,引入了大量的透视技法,并将不同的透视法则巧妙组合运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成角透视。郎卡杰在绘制建筑物时以15°—45°之间的角度来安排建筑物的透视。他的透视比较感性,没有透视学的精确性,也恰恰是这样“不精确”将唐卡画面重新带回了二维平面,增强了绘画性。散点透视。在郎卡杰的唐卡中大量使用散点透视来安排画面构图。山川河流、草原湖泊,层层叠叠的由近及远,逐次安排在画面上。这样的安排使画面显得壮阔深远,富于艺术张力。俯视角度。郎卡杰的画面视角是从宇宙空间中俯瞰这个大千世界,建筑都描绘了房顶,人们的肖像也都刻画在了头顶,让观众仿佛飞翔于半空俯瞰地面,体现出画家独特的艺术想象。

源于生活

源于生活的写实主义。郎卡杰十分注重观察自然和表现生活,将西藏地区的民俗风情和自然风景大量引入画面是他绘画的特点。在《格萨尔王》一画中有帐篷、牦牛、服饰等康巴特有之物,让观众读画时倍感亲切。这些画来源于对生活的描绘,是画家认真观察、仔细分析、精心描绘的生动成果。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对于现实生活的写照,郎卡杰有机地将生活场景以高于生活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在《格萨尔王》一画中,夸大的主体人物,缩小了山石楼阁。特别是将赛马的对手画得小到和格萨尔的马蹄一般大小,这样违反常规的认知,在画面上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这样的艺术处理和构思安排都是康巴特质的浪漫主义创造,在传统唐卡中极其少见。

郎卡杰偏爱的技法

背光和底色。郎卡杰所独特的背光处理是“无底色背光”,他将佛像直接置于蓝天、绿地、白云之间,用金线勾勒出佛像散发的毫光。比如《七佛》中即是这种少见的处理手法。莲座的配色。郎卡杰偏爱的“蓝莲花”配色方案:用深浅两色石青来绘制莲瓣的正面,并用金线勾勒;而里层的莲瓣和瓣心则先用白色平涂,再用粉橙或粉红分染,颜色显得单纯响亮、干净大方。在《如意宝藤》组画中,有三分之二的莲台都是这样处理的。

风格流派

关于郎卡杰的风格流派,有人认为是勉唐派,也有人认为是勉萨派甚至嘎玛嘎派,究竟怎么归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和研究。

天空的画法。天空的画法往往是鉴别唐卡绘画流派的一个重要依据。以“装饰天空”而得名的郎卡杰,其天空画法有以下特征:整块的平涂的深蓝色天空和精细的画面形成了对比,这种画法是早期勉唐派的特征。用多种蓝色均匀推染出大面积的天空渐变,这是勉萨派的特点;靠近地平线处,天空留出画布底色,这又有嘎玛嘎派的审美特征。

外轮廓线。郎卡杰唐卡的天空外形处理得整体、概括。不管是透明背光、绿色的水流或者天际的流云,从物象颜色的安排到外轮廓的概括,都体现出画家在创作时“外形整”的审美要求。我们可以大胆的揣测郎卡杰可能是从内地织锦画上学到的理念。因为纺织工艺不便于纺织出变化过于丰富的物象外轮廓。

云的画法。郎卡杰画面上的云既有呈圆形、如意形的重色硬边的勉唐风格画法;也有或呈流云状,都是根据画面需要来灵活安排;有的地方甚至如油画般渐淡去的嘎玛嘎派技法。

背景的偏爱。郎卡杰的作品中佛、菩萨造像小变精微的时候,风景就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景大入小”和“上帝视角”让整个画面看上去显得博大浩瀚,这是郎卡杰画风独有的特征。

17世纪的唐卡受到汉族地方艺术影响尤为明显。传说,郎卡杰年老时在寿宁寺里绘制《二圣六庄严》组画,画到一半的时候就要离世了,临终前嘱咐寺院管家说“以后会有人主动来画这组唐卡,那时你就让他画。在此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碰到这画”。

过了很多年,一位汉族人来到炉霍寺院借宿。

翌日,汉族人问管家“寺院有未完成的唐卡需要我来画吗?”
管家说:“没有。”
汉族人说:“肯定有一个,你再想想呢?有活的话,请让我来画完吧!”
管家想起郎卡杰的遗嘱,赶紧把画搬出来请这位汉族画家来画。过了一段时间,管家来找他付工钱时,发现汉族画家已经神秘消失了,那套《二圣六庄严》已经完成。这个传奇故事说明17世纪汉族地方艺术深入影响唐卡各个画派,特别是郎卡杰的绘画。炉霍画师以这浪漫的方式来解释和纪念汉风对郎卡杰唐卡画风的影响。



风雅意趣

『玩』出金石文化的韵味

◎ 王家年

金石文化的分类中,金石题跋的拓片包含青铜器全形拓及碑文、佛造像、摩崖石刻、墓志铭、经幢、古琴等。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入,并采用传拓、考释、题跋等手段,把金石原物所蕴含的古雅和深邃呈现于纸帛,集史料、考据、艺术三位于一体。承前启后,以其特有的风韵立身当今艺术之林,可见传拓于金石之重要。实物年限自秦汉至明代不等。古今相接,自有意味。

拓片用墨分乌金、蝉翼两大类,近来金石圈似乎更倾向于作蝉翼拓。拓片墨影的运用和书画本质相同,是艺术的再创造,所谓乌金拓要厚重而不板滞,如黄宾虹的焦墨山水,厚重的笔触分寸寸透露着呼吸和活力;蝉翼拓淡雅宜人,但切勿薄薄枯燥,要如元明大家画笔的简淡有味。

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前,考古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等文物。金石学研究涉及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文学等方面。它在汉朝已经出现,在宋朝和清朝最为发达。宋朝石鼓文的出土和清末甲骨文的发现是金石学的重要里程碑。

所谓“前提后跋”,这里面暗含着古文写作的规律,他说书写的內容要根据器物,涉及秦、宋、魏、唐、汉等各个时期,要求极高。古人对于金石文化的研究十分缜密,有考据之说,即“考证”。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最盛,后世成为考据学或乾嘉学派。

晚清陈介祺等大家所出拓片,不管铜器、陶文和砖瓦,浓淡层次均依物而定,纸墨精良,件件彰显精气神。金石家吴云在感谢陈介祺所赠拓片的信中赞誉说“悬诸壁间,观者莫不惊心动魄”。拓工熟练易得,纸墨精良也能寻见,但技巧精湛,能充分体现对象的神采气质,要靠学养和眼力。

随着金石收藏的升温,现今潜心传拓且深得其中三昧的不乏其人。如北京藏家、学者王琳,有百品汉代陶砖拓片,浓淡运用恰如汉代常见在平面上展开的浅浮雕立体架构技法,施墨细腻,墨色丰富干净而神采奕奕,其画家的功力和对墨彩的理解作用其间,出手自然不凡。山东李永军是金石大收藏家,因为眼界到了,所做北朝刻石拓片匀净润泽,无论尺幅大小,朱砂墨拓均能充分表达北朝的朴拙爽利气息,堪称高手。绍兴的金立标拓制铜镜,精致入微,已臻佳境。汉代铜镜纹饰有的细如游丝,其拓片展现的线条刚健挺拔,完整精确到了不能增减丝毫的境地。

以铜器铭文、石刻画像和砖瓦文字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有证经论史之功,对书画、篆刻创作等不无裨益,而拓片,因便于携带收藏和传播、鉴赏,历代文人学士都情有独钟,制拓精神于乾嘉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如今国学热门,也因为收藏和书画篆刻的兴盛,金石拓片的制作和交往既多且有大众化趋势。可能那些经典的孤本善拓大都是用墨拓制的缘故,人们大都重视墨拓本而较少关注朱砂类的拓本。

为了丰富视觉,以悬挂观赏为目的的今天,朱拓配以书法题跋会更有“收视率”。好的题跋、注释和考据无疑增加拓片艺术、学术价值,提高鉴赏的品位,先辈一直在引领后人。金石大师吴大澂给拓工的信函中,对拓片的留空部位和用纸尺寸要求到了苛刻的程度,对所要做的题跋的位置以及字体的大小、释文注解的内容和字数的多寡等,无不考虑周详。无论朱拓墨拓,关键在一丝不苟。

金石文化并不是一门古板的学问,而是重于“玩”,把自己积累有所传达。

C 成为记者 登上舞台“跑龙套”

读者·作者·记者

2018年2月,兜兜转转,离开新闻行业1年的我调至甘孜日报社,成为一名实习记者,开始“新职业生涯”。

报社人才济济,我算起来是一个蓝领3D球员,最多也就算一个第六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龙套”角色。虽然是“跑龙套”,但7年来我跑得乐此不疲。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到报社第一年,我用四个月时间走遍了甘孜州18个县。做记录者、践行者,7年2500多个日子,我永远在路上。

7年,点点滴滴,永存我心。这些平凡而珍贵的日子,也许感动不了别人,但总有那么一些瞬间感动自己。

2018年10月10日22时6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和我白玉县境内发生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堰塞体上游受威胁范围达20多公里长的地段,堰塞湖下游300里公路、河流沿岸的近万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从中央到地方,各方联动全力应急抢险。接到采访任务,我们采访组迅疾奔赴抢险一线。为了获取更多的一手资料,我和同事余秋林及当时四川日报甘孜站记者徐登林开始了长达20公里的“山路之旅”,赶赴堰塞湖现场。出于安全考虑,我们走山路前往白格堰塞湖。这里本来没有路,因为白格堰塞湖的产生,才有了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上午9点,我们“摸索”前行,上山、下山,又上山,再下山,兜兜转转,好不容易到达堰塞湖约2公里的半山腰,虽然距离只有2公里,但几乎是70度的坡度,且还没有路,只能四下寻找落脚之处。由于

坡度陡峭,每移动一步,脚趾尖都在鞋子的摩擦中钻心的疼痛,2公里路足足走了1小时,我的脚底打上了水泡,4个脚趾甲受伤产生淤血。到达堰塞湖现场,顾不得疼痛,立刻投入采访。为了拍摄断流河道,下午2点30分,我们又走上了沿江“壁挂路”。这是一条悬挂在600米高的悬崖上、百分之六十路段坡度超过80度的“天梯”。脚下是坚硬的岩石,侧旁是深深的峡谷,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像壁虎一样贴着岩石,一步一挪,在随行村民的帮助下,在乱石中安脚、在荆棘中寻路。傍晚7点30分,我们到达白玉县则巴村白格堰塞湖前线指挥部后勤点,当坐上前来接应的车辆,大家才松了口气。9小时的步行,让我坏掉4个脚趾甲,换来生动翔实的一手素材,所采写图文不仅在《甘孜日报》刊发,还被众多媒体采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展现出我州干部群众面对自然灾害、英勇奋战、科学抢险,谱写出让天地动、气壮山河的救援长卷。此次采访之后,4个坏死的脚趾甲在天气变化之时,时不时疼痛,这是一种伤痛,更是一种骄傲的印记。

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严严实实地“密封”之下,把自己裹成一个“大粽子”。虽说做好了防护措施,隔着“安全线”,但我依然感受到医院就是前线、病房就是战场,整个呼吸里都带着不安。这是2020年2月我在道孚采访时切身感受。到道孚前,电话里的妻子有些担忧:“还是有点担心,病毒那么厉害。”“怕啥!做好防护就是了,你看那些

援助武汉的都不怕,我怕啥。”电话这边的我很有“底气”。其实,都是装出来的,说不是假的。病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内心还是有着忐忑和惧怕。到了道孚,进乡村,走卡点,进病房,访诊疗,与一线人员守卡点、听基层干部说防控、和居家群众谈日常、看确诊病人“慢生活”,白天做采访,晚上写稿,时间被塞得满满的,倒没有时间去想害不害怕了。39天的抗疫,恐慌、镇定、感悟、思想、行动,感受爱、勇气、智慧、尊严、希望、温暖和力量,在记忆中重回那焦苦的日子,重新体会那些泪水的温度、体会心手相牵的热度,我的灵魂在冷热交替之间完成坚硬的淬火。铭记历史,永怀感恩,幸福让人终生难忘,灾难更让人刻骨铭心。

这样的感动无处不在。2022年9月5日12时52分,泸定6.8级地震发生。地震发生后,2940米的海螺沟三号营地成为贡嘎雪山下的“半空孤岛”,在危难之际,36名党员、6名预备党员挺身而出成立索道站地震应急救援临时党支部,构筑起坚固的抗震堡垒,稳人心、鼓士气、聚合力,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磅礴伟力,确保滞留六天五夜的214人于全部安全撤离,成为抗震救灾中的“定海神针”。在获悉这一线索后,我和报社副总编陈杨立刻开展采访。我们采访了26人,记录了近2万字的采访笔记,撰写出通讯《海拔2940米雪山上的抗震堡垒》。在采访中,我感受到每个党员有血有肉,让人感动落泪。这次采访,犹如一堂“党课”,让我的灵魂得到洗礼升华。作为记者,能与诸多优秀人物接

触,让自己变得更加高尚,何其幸哉!

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新闻是易碎品,新闻背后故事远比新闻更精彩。我准备在退休前把一些新闻背后的故事写出来合而成集,书名就为《底稿》,把那些难忘岁月留存纸间,在多年后还能悠然回味。

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记者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谓。记者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是社会责任的践行者。曾几何时,我们凭一支笔、一张纸就能记录新闻现场、记录历史。如今,在每部手机都是自媒体,每个网民都是“媒体记者”,我们更需要保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雄心;众声喧哗的当下,我们更需要体现自身价值,展现职业尊严。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传播的技术和手段变化了,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不会变。央视记者何盈记录记者生涯的书有两本,一本叫《于无声处》,一本叫《微光》。我认为这两本书名能很好的诠释记者这个名词。记者就是在默默无闻中永不停步地探寻、永不停滞地聆听、永不停息地思索、永不懈怠地拼搏,为他人带来光、带来热、带来温暖、带来希望。

我已五十有二,已是康康老矣,在《甘孜日报》这个舞台“跑龙套”的时间不多了。在媒体融合突飞猛进的今天,我更需要鼓足新闻理想的风帆,当一个学生,从“新”开始,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把“龙套”跑得生龙活虎。

从业二十二载,其命唯新。始终保持新闻人的初心使命,永远在路上,让文字活着,就是让自己活着。

(上接第五版)

五色海

第1104期